精神高地

李骂与鲁骂

鲁迅是“骂”人的高手,七十年前,鲁迅先生把林语堂、梁实秋那帮大师级的家伙“骂”得哭爹叫娘、抱头鼠窜。李敖来大陆时,信口雌黄,幸亏鲁迅先生早已经作古多时,否则的话,我看鲁老爷子只需动一个小指头,就能把这位自封的“五百年一遇的大师”打得满地找牙。

鲁迅不会赤裸裸地去叫骂。有时候,被骂的人往往被骂过好一段时间,才能回过神来,知道自己被骂。像“有本事你娶几个漂亮的女人给我看看啊”“就是像你这样的畜生啦”“你才是狗娘养的呢”这种李敖认为最正统的中文骂法,太直截了当,没有半点美感,无异于泼妇骂街,鲁迅是断然不会用的。同是上面骂的内容,要是动用鲁式文法去骂,则会变成这样:

(有本事你娶几个漂亮的女人给我看看啊)——诚然,我知道我们的李君在泡女人方面,本领是高强的,娶三五个杨玉环回来做夫人不成问题,遗憾的是,直到现在,我们的李君,似乎还不屑带他那一大群杨玉环们来让我开开眼界,使我至今还是天天看到他拉着他那个老得像松树皮的黄脸婆的手,上街买肥猪肉。

(就是像你这样的畜生啦)——李生的好色,未庄人是不曾知道的,我却略有所闻,李生一般是上班的时候带相好的女人到办公室,现场办公,速战速决;未庄有个种猪场,这儿的种猪,据说一到星期天就会跑出去乱搞。李生和公猪刚好相反,每逢星期天,大家总是看到李生和太太手拉手到公园散步……

(你才是狗娘养呢)——我们未庄,早就流行这样的一个故事:张某某从小是吃母狗奶水长大的,因为与人为善,从未听过有人骂他是“狗娘养的”;李某某从小到大没吃过狗奶,却因为搞张某某的老婆,被张某某撞见,破口大骂为“狗娘养的”。张某某不服,反唇相讥。为了明确“狗娘养的”归属权,两人告到官府,最后岂料那糊涂县官竟判张某某胜诉。

李敖所讲的“正宗”,表面上可以一口气下去大半天不停把人家骂得狗血喷头;鲁式文法却喜欢在句子的开头一句的标点符号前面,放上一个“的”字,这就等于是讲话的人在关键环节斯条慢理咽一口唾沫,喝一口茶水再接着骂。给人一种居高临下,镇定自若,不愠不恼,胸有成竹之感。鲁迅笔法集幽默风趣之大成,棉里藏针,能穿肉透骨,沦肌浃髓,让被骂者一辈子恐怕也忘不了。

有人认为本是一句骂人的话,鲁迅先生却转弯抹角绕圈子讲了大半天,实在是太费事了。此言差矣。鲁迅的文章其实是最短小精悍,惜墨如金的,用毛泽东的话说,鲁迅几百字千把字的文章,要是叫党内的一些大秀才去写,那可不得了,起码得几千字上万字,也不一定能把问题讲清楚。 **黄麟**

强词多理

朱门酒肉并不“臭”

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。”杜甫的这句诗被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典型写照。但是,如果把“臭”理解成发臭的臭,这句诗就不符合逻辑了。

朱门,当然是指有权有钱者的大门了,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把门漆成大红色。朱门里面大吃大喝,吃不完剩下的就倒到外面(不管是大街上还是下水道),结果时间长了就变臭了。朱门的酒肉变臭了,可是路边却赫然罗列着冻死饿死的贫民流民的白骨。这是一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!

朱门里面吃剩的酒肉倒了出来,难道就不会冻得一点儿气味都没有了吗?大自然的冰箱不管对“冻死骨”和“酒肉”都是一视同仁的。

其实,在古汉语中,“臭”的本义却不是发臭的臭。“臭”是一个会意字,从犬,从自(鼻),因为狗的鼻子非常灵敏,因此从狗的鼻子会意而创造了这个字。所以“臭”应该念作“嗅”,意思是闻气味,不管什么气味都闻。如果作为名词,“臭”是气味的总名,所有的气味——香、臭、腥、臊——全都可以叫“臭”。

《易经》甚至说:“同心之言,其臭如兰。”——如果咱俩同心同德,那么咱俩说出来的话,它的气味就像兰花那样馥郁芳香。这个“臭”哪里还有咱们今天以为的发臭的意思,简直就是知己和恋爱男女之间的吹气如兰啊!

因此,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全句的意思跟普通的理解大相径庭——朱门里面的酒肉散发出绵绵不绝的香气,朱门外面的路上却因为天寒地冻,冻死了无数的穷人,有的穷人死的时间长了,白骨都露出来了。 **许晖**

情景假设

假如男人消失

英国皇家学会理事、牛津大学人类遗传学家布莱亨·赛科教授,在其论著《亚当的诅咒》公布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:“每一代人中,都有1%男人的Y染色体产生基因变异。和成双成对的X染色体不同是,Y染色体只有一条,无法通过镜像复制修补自身的缺陷,因此它的基因缺陷永远都没法得到修复。”“由于Y染色体无法自行修复基因变异所带来的损伤,它正在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而逐步退化。据其逐步消亡的速度来计算,大约12.5万年后,Y染色体将彻底失去功能。”不过“值得庆幸的是,即使地球上不再有男人,人类种族的延续依然可以通过女性‘单性繁殖’的方式来实现。”

但研究人员面临的难题是,如何通过女性骨髓细胞来培育出“人造精子”?倘若实验成功,用不了两三年,女性就可以自行生育繁衍。但遗憾的是,通过女性干细胞培育出来的“人造精子”缺少Y染色体,女性“单性繁衍”的后代将全部是女人!

如果布莱亨教授预测准确的话,这也许意味着,若干年后,男人会像恐龙、猛犸一样从地球上灭绝,成为后世遥远的传说。

不管最终如何,毋庸置疑的是,这个节奏加快、竞争激烈的社会里,男人们背负着空前的压力,就像上足发条的闹钟,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运转着。正如李宗盛唱的那样,“终日奔波苦,一刻不得闲”。纷繁的信息塞满大脑,奔命于写字楼间,吸着汽车的尾气,手机电脑辐射,尼古丁熏绕、酒精应酬……一笔一笔地蚕食着健康。

男人的伟岸、阳刚、巍峨、雄浑……是世间不可或缺的一抹味道。倘若有一天,男人真的灭绝了会怎样?听不到铁蹄铮铮、冲锋陷阵的厮杀,不见刀枪剑戟的血与光,永别指点江山、叱诧风云的雄才伟略。那时,神话里的“女儿国”将兑成现实,到处是轻歌曼舞、款款柔情……那将是一个绵软得让人窒息的温柔乡! **马晓伟**

编辑信箱:
zhangkba@126.com

后窗人物

征婚鼻祖章太炎

著名学者章太炎早年在日本,因积极从事反清革命,常常被日本警察跟踪调查。他发现后,就在户口旅居调查卡上,故意写上:职业——圣人,年龄——万寿无疆,出身——私生子。敢如此戏谑当局,当时并无第二位。

可对于生活细节,章太炎却很是马虎,甚至懵懂。比如,花钱。他叫仆人去买包香烟,就给五元大洋(是仆人两个月的工资),他的儿子要做件大衣,也是给五元大洋;后来他要在苏州建房屋,还是给工头五元大洋。他以为有了五元大洋,什么事情都能办似的。有一回章太炎从孙中山家里回来,门口仅有一辆黄包车。章先生不管是不是来接他的,上去就让工人拉着快回家。拉车人问他往哪里,章太炎说:“家里。”车夫又问:“你家在哪里?”章太炎说在弄堂里。后来两人在上海大世界转了整整一天还没找到家,章太炎自己也想不起来。最后还是孙中山派人上街询问,正好看见章太炎坐在车上顾盼自若,迎面而来,还要接着转圈。

章先生的婚姻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章太炎的第一次洞房,是他二十五岁那年。令人奇怪的是,章太炎不像别人先娶妻,再纳妾,而是仅纳妾,没有正式结婚。他的小妾王氏给他生了三个千金就死了。章太炎标新立异,竟然登了一则征婚广告,这可是咱们中国媒体征婚的鼻祖啊:一、以湖北女子为限;二、要会写文章;三、要大家闺秀;四、要有从夫之美德。以上条件实在是苛刻,直到十年以后章太炎才物色到一位小姐——汤国黎。这时候章太炎已经46岁了,而汤国黎正值妙龄,但婚后两人生活倒是和谐得很。此后,章太炎三次入狱,屡遭追捕,都是汤国黎从中周旋,力挽狂澜,甚至亲自给袁世凯写信,为夫君求情。得此夫人,太炎无憾。 **神龙儿**

现识世界

文人决斗

著名作家托尔斯泰一生滥情,他看上一个名叫阿克西尼娅的年轻已婚妇女,就把她带回家做了一名随身仆人,后来,该妇女为他生了一名小男孩,托尔斯泰允许她把小男孩带在身边,却从不关心自己的私生子。与他不同的是,屠格涅夫也有一名私生女,他却愿意承认这孩子是自己的,并给了她应当享有的教育权利,这让托尔斯泰内心大大不爽,你屠格涅夫这样做,不是让他很难堪吗?为此,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侮辱了这个可怜的小姑娘,这是屠格涅夫所不能接受的,她虽然是名私生女,可也屠格涅夫所喜爱的孩子,你托尔斯泰凭什么去侮辱她?为此,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,并升级到要进行决斗来解决这场争端,不知是谁后来作出了妥协才终止这场文豪间的自相残杀。

作家王朔为了同居女友徐静蕾,很痛快地与老婆离了婚,然而,一位叫周瑟瑟的男人却横插了进来,欲挑战王朔在老徐面前的男一号地位,这让王朔火气暴升,不由用男人最火爆并原始的方式进行PK——决斗!不知道王朔为什么选择武力解决问题,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最擅长的笔去战斗吗?像鲁迅一样,把笔当作投枪、匕首,把周瑟瑟那小子搞得体无完肤,还可以借此显示一下王朔大作家深厚的文字功底。抛却自己擅长的武器,选择决斗的方式解决情场问题,王朔是变傻了,还是变得更加男人了?

当文人遭遇情敌挑战时,也会一样选择用武力解决问题,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都已是历史人物了,决斗的事只能从文字与影像中寻找,王朔却是正在进行时,要名有名,要影响有影响,看来,他要决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。 **仲利民**

言之有理

乔布斯为什么没被干掉

1977年4月,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计算机展览会在西海岸开幕了。展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苹果II样机,它一改过去个人电脑沉重粗笨、设计复杂、难以操作的形象,以小巧轻便、操作简便和可以安放在家中使用等鲜明特点,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。它只有12磅重,仅用10只螺钉组装,塑胶外壳美观大方,看上去就像一部漂亮的打字机。人们都不敢相信这部小机器竟能在大荧光屏上连续显示出壮观的、如同万花筒般的各种色彩,“苹果II”机在展览会上一鸣惊人,几千名用户拥向展台,观看、试用,订单纷纷而来。在乔布斯的带领下,IT制造也由传统工业制造挺进性感工业时代。他说:“主机像太阳。为什么音箱不能做得像向日葵呢?”

乔布斯的法宝是逆向思维,即勇敢地向常识宣战,不断创新。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:“记住你即将死去”。这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箴言。你的时间很有限,所以不要将它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。不要被教条束缚,那意味着你和其他人思考的结果一起生活。不要让其他人喧嚣的观点掩盖你真正的内心声音。

创新性人才往往都有好大喜功、盛气凌人的风格。因为这种风格,乔布斯缔造了无与伦比的苹果电脑,并在1987年被踢出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,直到十年后的1997年才实现回归。但他依旧是精力旺盛,随时用脏话与恶作剧来对付他的高级助理们。在多数公司中,这样的个性估计会成为第一个被老板干掉的人,自己当老板也极可能混成孤家寡人。

2008年11月,美国分析师们评出了“迄今为止IT市场最伟大的10位CEO”,前微软CEO比尔·盖茨和苹果CEO史蒂夫·乔布斯占据前两位。乔布斯有句名言:“当我们的竞争者忙着裁员、重组、紧缩时,我们在创新。”

我认同这样一句话:比尔·盖茨式的商业成功当然重要,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,但乔布斯式的努力可以赋于生活以意义,他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鲜活与性感。 **石述思**

异域传奇

4分钟有多长

飞机起飞后没多久,迎面突然碰到一群鸟,发动机立刻出现了怪声。飞行员一面向地面报告“碰上了鸟群”,一面继续操作飞机向上爬高,但很快,飞机的两个发动机都停止工作,已经不能进行动力飞行了,飞机靠惯性向地面滑行。从发现飞机没有动力到决定迫降,机长只用了几秒钟时间,从决定迫降,到成功迫降到水面,整个过程仅有4分钟的时间。

4分钟有多长?一支烟的时间而已,机长不可能有更多的思考,也不可能跟别人去商量,只能自己立即决定:通知地面指挥台要紧急降落,通知乘务员和乘客做好迫降前的保护准备,自己马上寻找可以迫降的地面条件。最后这点最难,因为在纽约能找到一个开阔地非常不容易。很快,机长选择了水面降落。

水面降落要求角度非常严格:如果飞机降落的时候机翼不是水平面的话,任何一个倾斜先入水的机翼很有可能承受不了重力被折断,飞机就可能侧翻跟头。如果飞机降落的时候仰角太高的话,飞机机身后半部容易被折断,然后机舱马上会进水,零下好几度的温度,很快就会淹死或冻死部分乘客。此外,迫降以前必须要给舱内加压,这样机舱内的高压可以让飞机机身在水面不会被外部水的压力冲破,保障了机舱内乘客的安全。

人类民航史上第一次水面成功迫降创造了个纪录,机上全体人员155人,都成功获救。为此美国总统和当选总统以及纽约市市长都对机长表示感谢,因为他个人的智慧创出了一个世界纪录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个经验,那就是在危急情况下,在短短的4分钟内,如何保持冷静的头脑,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。

听说这位机长57岁了,有40年的飞行记录。是不是不到这个年龄、没有这么多的飞行小时的人也能作出这样的决策? **李炜**

就事论世

胡适的情诗写给谁

最近看胡适的诗,看出他当年的很多相思。在婚后,他依然写过不少情诗,有些语言颇为情浓激烈,可是那些诗并不是写给他的妻的。

胡适惧内,原配夫人是包办的。不过他不同鲁迅,将原配妻子置之不理。他这个大孝子,为了母亲是肯牺牲自己一切的。因此,他也没有抱怨过原配的夫人江冬秀,而是认命地过起日子。

无从预料他们之间是怎样一种感情,让他们一直走下去。在这期间,胡适那相思成灾的诗歌却另指其人。他在《怨歌》里写诗给一个喜欢梅花的女子,那是他婚后七年再次邂逅的女子曹诚英,曹曾是江冬秀的伴娘,在第一次见面的婚礼上,胡适就记住这个美丽的女子。

七年后,他们再次相遇,一个婚姻已平淡如水,一个离婚心内郁结。在西湖,胡适疗养的烟霞洞,他们倾心相爱。他的《西湖》里有她:十七年梦想的西湖,不能医我的病,反使我病得更厉害了!

他为她写下不少情诗。在杭州分别后,这段婚外情也跟着结束了。

胡适毕竟是理智之人,在妻子的哭闹中,他最终逃避了这段感情,让诗里的女子永远成为水中月镜中花。就这他还写诗宽慰自己:不见也有不见的好处:我倒可以见着她,不怕有谁监着她,在我脑海的深窈处:我可以抱着她,亲她的脸,虽然不见,抵得长相见。

比起鲁迅与徐志摩,胡适在感情上真是个乐观主义者,面对一场包办婚姻,他依然乐观地进行到底。 **叶细细**

留世炒古

跟蒋介石打架的教授

民国教授刘文典曾放言中国懂庄子的也就两个半,庄子本人一个,咱刘文典一个,剩余半个,大伙儿去抢吧。

1928年,安徽大学发生学潮,蒋介石让时任安徽大学校长的刘文典当面汇报,刘文典戴礼帽,着长衫,见了蒋介石,两个人都有气。蒋介石先开口了:“你是刘文典么?”刘文典答道:“字叔雅,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,不是随便哪个叫的。”话不投机,刘文典称蒋是“新军阀”。蒋那时最自豪的就是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取得胜利,也最恨别人叫他“军阀”,一怒之下给了他两个耳光。刘文典也毫不含糊,虽然没有黄飞鸿的“无影脚”的功夫,但身手还不错,立即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。蒋捂着肚子,疼得脸上直流汗。侍卫把刘文典拿了下来,关了七天。校长是当不成了,但教授还是照当的,还是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,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。据说那时教授的薪水还是很高的,衣食无忧。

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有了抽鸦片的爱好。解放后,他不但戒掉了鸦片瘾,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,于是他逢人便称:“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,走投无路,逼我抽上了鸦片,解放后,在共产党领导下,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,心情舒畅,活不够的好日子,谁愿吸毒自杀呢!” **鱼在洋**